

第十一卷：文论

花城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粵新登字05号

沈从文文集

(国内版)

第十一卷·文论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九号)

联合编辑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8插页 255,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3次印刷

ISBN 7-5360-1016-8/I·908

定价: 12.00元

目 录

序跋集

《第二个拂拂》引	2
冰季同我	4
《生命的沫》题记	7
《秋之沦落》序	10
《雪》序	13
《群鸦集》附记	16
《刘宇诗选》序	22
《小说月刊》一卷三期卷头语	26
《记丁玲》跋	28
《篱下集》题记	33
《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35
《幽僻的陈庄》题记	38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41
《看虹摘星录》后记	48
《断虹》引言	54
《湖南的西北角》序	62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67
《从文散文选》题记	73
《从文自传》附记	76
《沈从文散文选》题记	79
《散文选译》序	82
人间重晚晴	90

——《子冈作品选》序

沫沫集

论冯文炳	96
论落华生	103
论施蛰存与罗黑芷	107
论朱湘的诗	113
论焦菊隐的《夜哭》	125
论刘半农《扬鞭集》	131
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	139
论闻一多的《死水》	146
论汪静之的《蕙的风》	152
论中国创作小说	161
《山花集》介绍	187

论徐志摩的诗	189
论穆时英	203
伟大的收获	206
《黔滇道上》	209
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	211
由冰心到废名	219
学鲁迅	232

昆明冬景

谈保守	236
谈朗诵诗	243

烛 虚

烛虚	258
潜渊	282
长庚	288
生命	294

废邮存底

一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	298
二 给一个写诗的	301
三 给一个写小说的	304
四 给一个大学生	307
五 给某教授	309
六 谈创作	313

七	致《文艺》读者	316
八	元旦日致《文艺》读者	319
九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323
十	情绪的体操	327
十一	给一个读者	331

续废邮存底

一	给一个广东朋友	338
二	给一个大学生	343
三	给一个青年作家	345
四	给一个诗人	347
五	给一个中学教员	349
六	给一个军人	352
七	学习写作	355
八	职业与事业	358
九	给一个在芒市服务的小学教员	363
十	给一个作家	368
十一	给驻长沙一个炮队小军官	371
十二	美与爱	376

序 跋 集

《第二个狒狒》引

我自己想，这世界，我是太拙劣的一人吧。凡是别的人所知的我都不知，凡是一个二十岁傻子也能做的事我都不能。到这人海中，我正如一个从另外的什么国度里爬过来的人。为我计，仍然去当那每月七块三毛钱的勤务兵，于我还合宜点。但如今，是想要转去也不能了。最近我们的大王，就又为了别的大王的压迫而带了队伍走去，纵要转去，恐怕再去找那原有名额也无从找了。以一个只适宜于当七块三毛钱的勤务兵的人来写小说，当然是我与艺术两面的不幸！

我真不敢回想，回想使我觉得可哀。一个人，孤孤单单，穿了一件吊钟似的短衫，走到文庙前去看号兵吹号玩的生活，是怎样一种生活呀！拿了副官长长长的牙骨烟杆，随到一匹飞跑着的花马后面追着，大街上横冲直撞，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呀！然而，我在这类寂寞可伤的生活中，居然长大起来了。把军籍的名涂抹后，来到北京。因为穷，学着人写一点小说之类，誊好后，另纸加上谦卑的书信，送到这家那家报馆

去，以每千字五毛左右的报酬来养活着自己，我一年来是如此度过的。

未来的生活又包围了我。回头既不能，写五毛钱或一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因为病，也不大容易写出了，因此，我才想起把这些稿子胡乱的汇拢来，再卖一次。

所谓艺术，那只合让那类文豪、准文豪、名士、准名士等人去谈。关于艺术以及类乎艺术这类话语，我是一点也不懂得的。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创作的方法。

方法既如此，所谓狭，当然不能免，但我所能给人的，只是这样一点点东西，平凡生活的一面，虽然在大人们看来是太狭，比之于虽丰富而全不给人的，或许要稍好吧。

在此，我应感谢帮助此书出版的朋友们——已死或犹生的，尤其是两个长眠了的朋友，给我的力量颇多。他们的无端灭亡，使我对生存感到更深的寂寞与哀愁，因此才下决心脱离兵籍，到北京来，写成此书。否则，这时也许我还在那队伍中作小兵吧。

因了写<第二个狒狒>同<棉鞋>，我曾在一个地方，受了一批类乎狒狒的英雄嘲弄过，且口上的拳头是似乎捏上了。而我咧，却那么装成老实不知的对付过去。为纪念各样不中用的我在这世界上所受的痛苦与迫害，我把这书名叫作<第二个狒狒>。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作于北京新窄而霉小斋

冰季同我

今年春天，一个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有个小孩子快要到上海了，介绍他来找你。

我心想，我是顶无趣味的一个人，找我作什么？我就先作一种估计，计算若果人来了，我同他说些什么话。我照例是在说话一方面缺少天才，而且常常陷到窘迫中使到我这里来的人感到失望的。慢慢的也有主意了，就是不许朋友只来一次，必定是到了一次还想再来，这样仿佛便是我的胜利。

不久，人真到了我住处了，一对大眼睛同一个高鼻梁，是他的特点。瘦，也是这孩子的特点。年纪青青的就这样瘦，据说是害胃病，很使我吃惊，因为我在二十岁以前虽然不肥，每天走一百里路是常事，并且饿了一些日子也不作兴害病什么。他到底是“城里人”，生活好，养娇了。

我们乱说了一阵话，我要走了。听到外面落雨，因为最初写信来我是告他坐公共汽车的，我就说，你不要坐公共汽车，叫人力车去好了。他说他有汽车在门外等候。他出了门，到后

就上到那汽车前面司机位置处去，说“我会开车呢”，很欢喜样子，把车开动，回家去了。

我才明白了他病的原因。年青人，在完美的家庭中，过着好日子，若要肥，使脸团团如月饼，也是容易事。冰季聪明，有思想，所以瘦了。

我很为我自己主意满意的是，冰季过了约莫六天，又到了我的住处。是白天，坐的很久，我们有空暇谈到许多新事情，谈到做文章，他告我在北京，他也常常做。我有一个顶不好的脾气，就是一听到别人说在写小说，总就把别人引为“同志”，以为必须多写，用工作苦恼自己，用工作求完全，才是生活的意义。这话照例也同他说了。我要他在去国以前写点来，日子纵少，也不妨写。他答应我，到后又走了。这样诺诺唯唯答应了我，回去打哈哈说我是呆子的大约就很有理，理由是这些人似乎全很“聪明”，有“天才”，所以对于我的主张加以嘲弄了。但冰季聪明是与那些聪明天才两样的，他居然相信了我的话，用呆气力写文章，一个月内陆陆续续就送了十来篇短篇小说来。这集子，便是我从那一些小说中选出来的。

他许可我有在字句组织上加以修改的权利。照他的意思去做，文章会较完全一点，因为在文字组织上，我或者因习惯的缘故可以斟酌取舍，使好处更见到完全。但到后我是一字不动，付印了。我以为应当让冰季去发现自己的疏忽处才是。我把我的作品永远放在“训练自己达到将来更完全”的一个口号上面，如今让冰季也用了这口号，去向将来努力。我们把作品集印一本书的目的，是留下了某一段工作，供自己在“思想”“技术”方面有一个修正的机会，不是为了成名。创作的意识是应当维持

到自我悻悻，不应当维持到另外希望上面。因为最初的迈步，看到缺点，我们才知道对于那缺点弥补的必需。我因这缘故也就印了些书。

这集子，我以为这只是冰季用文字解释生活参与人生的第一步，对于世誉这样东西，不必要得到它的帮助。我希望他能继续走上他自己能走的路，不怠惰，不自足，不固于一隅。

他现在只是十八岁，我在十八岁时住在湖南一个小县分，还没有读报纸的机会，每天就只能穿了一件大到不相称的棉军服到河边去看来去船只，或者爬上城垛去采取悬到雉堞外野生的刺梨，比较起来冰季是太幸福了。不过关于对世情的观察，冰季虽处到与我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中，却并不与我两样。或者这基于气质，他爱妄想，爱……我可以从他许多地方发现我过去的精神，在另一方面而我缺少的是他的聪明；我在他那样年龄时，对于一切是没有这样惊人的理解的。

他据说不久就要到海船上消磨一些岁月去了。依我想，家里的老人对于他自然是总象很不放心，就是他，也似乎缺少把自己跌进一个陌生世界里去明白一切的勇气。冰季应当乘到年青时知道生活以外的事，应当去经验同体会，海上一切将使他伟大，再过八年，到我这样年纪时，我猜想他必定能够写得许多好文章。

这里写的一点文字，放在冰季第一个著作集前面，算是我对于冰季的人及他小说的感想与希望。

一九二九年秋末作

《生命的沫》题记

近来记忆力的衰退，常常使我自己发大惊讶。盈昂把这个本子寄来，仿佛才明白去年已经写过这样多文章，印到各种杂志上。盈昂的琐碎趣味，使我非常感动。从这小本上我才能记起四年来已经写过十三本集子，全因为急于要钱，在一个最不体面的行市下卖去了。我去年鼻血特别流得多，脾气也特别坏。到今年，人变成为中年人，萧条中更缺少生趣了。看到上面某几篇文章，我的血，母亲的病，幼妹的泪，都仿佛尚在眼前。今年还是血，还是泪，文章没有了。力的衰颓，生命的迸散，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腐烂与灭亡，喑哑不敢作声。

在寂寞里我也自慰过，“还是春天，无望无助的做点事情，把自己放在一个沉默里过日子，抓到这寂寞，再来作新的迈步。什么是将来，可以不必过问，不用打算。”可是到了连昨日做的事也不能保留到记忆上，我觉得工作的无聊可怜了。春天是无用的，在放荡里如今换到夏天了。

我总是糟塌自己鄙视自己，一切道德标准在我面前皆失去

了拘束，一切尊敬皆完全无用，一切爱憎皆与人相反，所以从无一时满意过我的世界同我的文章。在我一切作品上，因为产生动机与结果完全没有了自己，我总不让有机会给我自己作第二次阅读（看到它们不是使我红脸就是使我生气）。我愿意回返到“说故事的故事”那种生活上去。我总是梦到坐一只小船，在船上打点小牌，骂骂野话，过着兵士的日子。我欢喜同“会明”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我极其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的脸同心，如象《道师与道场》那种据说猥亵缺少端倪的故事。我的朋友上司就是“参军”一流人物。我的故事就是《龙朱》同《菜园》，在那上面我解释到我生活和爱憎。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学的世界，我太与那些愚暗，粗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习，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把我的世界，介绍给都会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觉的人生出惊讶，从那种惊讶里，我正如得到许多不相称的侮辱。用附属于绅士意义下养成的趣味，接受了我的作品的这件事，我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能忘记的。

我爱悦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元宵》上的雷士先生，实在相宜的生活，便是坐自己的房里数数对墙的蜂窝过日子，因为这才是一个农村长大的人转到都市中生活当然的事。我的生活方面的惨败，是我分内的事，不遁避，不悔。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一出门，遇到的是生长在上海农民文学家同革命文学家，预备到××饭店去携手赴席，这时我脸上有笑容了。我是

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朋友们明白这个，也就不太担心到我的生活，以为简直不行，也就不会误用好意，以为一个妇人就可以把我医好了。

把这个集子题上《生命的沫》，盈昂或者同意。今年来，生命沉静了，生活转到深秋，澄清见底，所以这种泡沫为自己见到时，在晚春的蓝天暖阳里觉得有灰色的冬的暗淡。

一九三〇年四月廿四日题

《秋之沦落》序

使文字努力方向，由于“词藻的摹拟”，转到“言语的亲切”，小朋友中有几个人把这种意见保留，因此在创作时得到很多方便，居然写了很多非常朴实美丽文章。

使创作态度由于“热情的自炫”，“感慨的无从节制”，“急于小成”，“取法乎一般标准”，而转到“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极力使文字成为“自己的言语”，这一点，朋友中同意于我的是更多了的。

在这两件事情上，同意于我意见的这几个朋友，将来的成就，我想在中国新文学上一定有非常的影响。

李连萃君是一群新起作家中最有力量的一个。半年来我们在一处过了些日子，便写成了这《秋之沦落》短篇集。我希望连萃的成就，并不只是这样一本书，他自己也不应该以此为自足。朋友们人各愿以傻子自居，在创作上来努力，十年，或二十年……失败了，重新再来，跌下了，又复爬起，所以第一步并不得到完全成功，那是无害的。我们要走到的也许是一生没

有机会达到的地方，我们将忍受一种寂寞，用“将来”慰藉“现在”。“巧于自炫”不是我们从事文学者的正当态度，连萃是愿意接受我这个意见的。这是起始，不是终结，我们应得把一切属于一个“天才”的气分除去，把整个生活安置到那上面去，才会使自己满意。

一个学剃头的孩子，能担了小小的有桅杆脸盆的担子，独自向大街走去，他需两年的学习。这不过是把一把小钢刀磨快，在那油腻腻的脏布条上反复荡了十次八次，再来按到一个愚蠢人的脑袋，沙沙沙刮光的一件事罢了，还需要两年！若果我们对文学还不缺少兴味，愿意从事创作，他总得想到自己做的事比剃头师傅工作稍难一点。文学的意义，不只是替人刮头挖耳，自己得钱吃饭了事，他许可有一个奢侈的欲望，比一般人所得友谊与敬爱还多。他还许可在他那工作上，希望工作成为一种翻腾社会摇动信仰的力。他可以从那效率上，证实自己比别人更坚实存在到世界上。但那不是一些“天才”做得好的事，创作不需要聪明与敏捷，却不可缺少虔诚持久的一点信心。他要认识世界上一切事物，懂得一切环境所形成的人的脾气，因为冷静而又带一点呆神气去看一切，他那努力的严肃同宗教并不相差很远。他明白的不只是人的爱憎，物件也有那特殊性格！还应得知道，最细微地方也是最平凡地方，肮脏的愚蠢的兵，狡猾坏透了的小偷，一匹马疲倦了的姿态，一个蜂子受伤后的悲鸣，一片鸟羽，一个破墨水瓶，使平常人的眼不注意到的，一个创作者却不单是有兴味去看，他还有用鼻子去分别气味，用手抚触感觉坚弱，用耳辨别音响高低的种种事情可作。他不会厌倦这些东西，他永远不至于厌倦！创作不是描写“眼”